

印度—神話與現實

李炯才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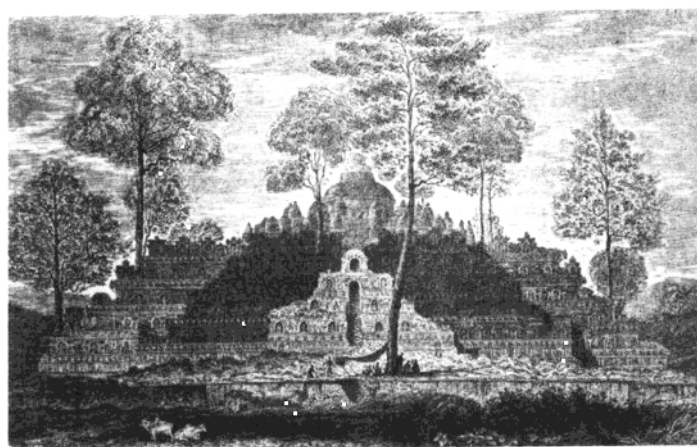


教 育 出 版 社

东南亚研究丛书之六

印尾-神話与現實

李炯才著



教育出版社

中共中央調查部

09019

八局資料室藏書章

1979年3月10日

序

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，找到各种不同的素质及才华，促使他成为成功的政治家，敏锐的作家和画家，多姿多彩的音乐家和热心运动员，是不寻常的。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，这些素质都集中于新加坡驻椰嘉达大使李炯才先生的身上。由于新加坡与印尼是邻邦，他成为印尼首都最忙碌的大使。

因此，我深感荣幸，能够为他的一部有关印尼的近作，撰写一篇序。

“印尼神话与现实”，这个书名是非常恰当的。因为著者在本书字里行间，编织着印尼另一面的，也是最令他神往的多姿多彩的画面——在神话和民间传说的背景所映衬下，印尼人民日常的现实生活，以及正如作者所提到的，印尼山水所孕育的丰富精神信仰。

浏览一下这部书的篇章，充分地显示：通过了短剑和榕树的神秘世界，通过了杜如严——灵魂的永生之乡，以及通过了那与文明隔绝的峇堆人地区，著者成功地引带读者走上令人神往的旅途。

著者的生动和迷人的讲故事的风格，显示了他曾下了一番苦功去深入和精心的研究。通过这种不厌其烦的研究，才能呈现如此丰富的资料。李先生承认，他志不在撰写学术论文，而是采用新闻记者的游记手法，以免增加读者的负担。

但不论采用何种手法，本书显示李炯才先生是印尼生活的敏锐观察家，又是印尼丰富文化遗产，诸如宗教、社会和玄奥风俗，传统和信仰的热诚学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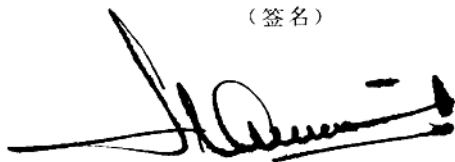
这部书将使他在印尼生活和文化领域方面，成为一位最吸引人的作家。我认为许多印尼人对这方面的认识，还是很含糊。

今日的印尼是一个年轻的繁荣国家，正迅速朝向全面国家建设和现代化。虽然我并不推荐本书作为那些急欲认识印尼的速成参考书，但我却要郑重推荐给那些已经接触到印尼生活和文化，而对若干方面深感兴趣的人士，虽然某些方面的题材比较离奇，但亦可归纳为印尼现实环境的一部分。

阿当·马立克

印尼前任外交部长，现任副总统

（签名）



本书内容

这部引人入胜的书，呈现了印尼的迷人、神秘和奇异生活及文化的亲历其境之资料。本书范围包括印尼一亿二千万人民中在风俗、传统和精神信仰的歧异性。它深刻地描绘了印尼六十巴仙人口的爪哇人的玄道；及其思想形成的各种因素。它亦描述其他少数民族如巽他人、峇达人、米南加保人、峇厘人、杜如严人、杜拉惹人、登克尔人和峇堆人，以及西伊利安原始部落丹尼人的神话与传说，礼仪和各种奇异风俗。

作者李炯才先生曾经出任新加坡驻印尼大使四年半，他运用新闻记者的灵活手笔，生动地描述了亲身访问过的地方，所会见的各种人物，以及所蕴含的文化背景；他对于峇堆人、杜拉惹人、登克尔人和石器时代西伊利安丹尼人的印象和观察。这些可能连印尼人亦很少见闻到。任何人如要明了印尼风物，可以从“印尼：神话与现实”这部书获取灵感。

这部书穿插了作者描绘印尼景物的彩色绘画若干幅，它们融会了中国墨画和西洋水彩画的风格，是作者居留印尼期间的精心杰作。



作者

李炯才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参加政治活动以前，已经拥有十四年的新闻工作的经验。他对印尼发生兴趣，开始于一九五四年初。当时他是以新闻记者的身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。过后，他以政治工作者的身分到印尼作短期的访问。自一九七〇年起，他出任新加坡驻印尼大使，达四年半的时间。在被派驻印尼大使之前，李先生曾历任新加坡驻埃及大使，兼驻黎巴嫩、巴基斯坦、南斯拉夫及埃塞俄比亚大使。他曾经担任教育部政务次长，文化部政务部长，总理署政务部长，现任外交部高级政务部长。

由于李炯才先生对于改进印尼和新加坡的亲善关系，居功厥伟，故于一九七四年荣膺苏哈多总统颁赠第一级恩惠勋章。

目 录

序	
引言	1
一 印尼的山水	9
二 石器时代的高迪加	17
三 杜拉惹——灵魂永生之乡	30
四 上天堂之门和峇达人土地	45
五 杜如严——峇厘文化的摇篮	57
六 三宝太监及其侍从的神话	78
七 与世隔绝的峇堆人和登克尔人	93
八 短剑与宝石	107
九 皮影戏	114
十 爪哇的大伯公司马尔	131
十一 祖先的灵魂和预言	141
十二 宫廷文化面面观	155
十三 心灵教——精神意识的新趋向	173
十四 体育和娱乐	188
后记	208

引 言

在这篇引言的开端，我将叙述一则传说，它是取自十三、四世纪恩普·丹都拉（Mpu Tantular）运用古爪哇文撰写的一部书“苏达索玛”（Sutasoma）。一位食人的国王，名叫普鲁沙达（Purushada），每天喜用人肉来进餐。平民一个跟着一个地成为牺牲品，他们都惶惶不安。一位名叫苏达索玛的武士，非常同情人民的遭遇，他向国王献议愿意自我牺牲，以代替平民。普鲁沙达感到气愤，认为苏达索玛干预他的进食习惯——他认为那是正常的习惯。他想尽各种方法去杀死他，但却不成功。自此以后，两者便展开激烈的斗争。湿婆神潜入国王的身体，佛陀则进入武士的身体，各自行使超自然的力量，进行永不休止的斗争。没有一方可以获胜。这就导致婆罗妈神主的介入，他呼吁双方停止战斗，并提醒他们，虽然彼此外表各异，但却是一体的。在古代爪哇文，婆罗妈用来提醒湿婆和佛陀的“形体虽异，本质却一”的文句便是Bhinneka Tunggal Ika。湿婆和佛陀领悟以后，於是脱离两位战士的身体。普鲁沙达从此放弃他的食人习惯，开始过着正常的生活。

“Bhinneka Tunggal Ika”的意思是“异中求同”。这句话现在可以用来形容印尼人民融合各宗教，传统和文化的伸缩性——在外国人的眼中，有些是发生冲突的——以适应当地的环境。譬如说，印度是兴都教和佛教的起源国家，在过去，湿婆和佛陀是不能调协的敌手。但在爪哇，湿婆和佛陀不仅分道扬镳，而且融合成为一种叫做“湿婆——佛教”。它是由东爪哇新柯沙里（Singhasari，满者伯夷的创建者威查耶 Wijaya 王子的岳父）的格达拿迦拉（Kertanegara）国王所创立。公元一二九二年国王崩驾，安葬于他建立的一座湿婆·佛教寺庙。在今天的爪哇和峇厘，仍拥有成千上万名的湿婆·佛教信徒。

当印尼人民获得独立自主时，他们就选择“异中求同”（Bhinneka Tunggal Ika）作为建国原则，并且题写于国徽。因此，它就从宗教象征，演变为政治意识，成为现今一亿二千万人口的指导原则。在一个多元种族、多元宗教、多元文化和多元语文的社会里，它提醒人民有关互相容忍和适应的需要和美德。印尼共和国的版图包括一万三千六百七十七个岛屿，在本质上是由不同民族所组成。虽然印尼语（Bahasa Indonesia）已经成为团结人民的国语，但其方言，风俗，

服装传统和宗教信仰却是歧异的。印尼现有二百五十种方言，以及多种的主要语言，但并不为各集团的人民所通晓：爪哇语、峇厘语、安汶语、峇达语、达雅克语、米南加保语、岷答诺语、沙沙克语、武吉斯语、帝汶语和巴布亚语。

本书的撰写目的是在探讨印尼生活方式的歧异性。印尼人民的歧异性及其不同特征，反映在不同的服装，气质，舞蹈，音乐和游戏。

我采用“印尼神话与现实”作为书名，是有许多理由的。外人对于印尼的印象本身就是一种神话。许多人，包括外国显贵，往往对于印尼产生错觉，认为印尼是一个回教国家，或者它是由一个种族和文化所组成。不久以前，某贵宾在总统宴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，亦产生同样的错误。过后，许多印尼领袖告诉我，他们感到惊异，许多人仍以为回教是印尼的国教。另一个广泛流传的错误观念，认为印尼的一亿二千万人民是属于一个种族，只讲一种语言，或信仰一种宗教。印尼建国者的智慧和远见，选择马来语——廖内群岛的少数语言，作为印尼官方语言和国语。马来语协助团结人民。但是，谈到一种语言、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，仍然是一个憧憬一个神话。“异中求同”的被列为建国原则，清楚地说明了人民是属于不同的集团，但却朝向统一的途径。换句话说，歧异才是现实，统一只是一项目标——或者说是一个神话。重要的因素就是，这种容忍的精神，使得这个伟大国家的不同语言、宗教和文化的人民，团结一致，建立一个国家——印尼。

我选择这个书名的另一个理由，是根据我的亲身经验。我深深地感到，在这个国家里，神话和现实有时是很模糊的，连印尼人自己也很难在两者之间划分清楚。根据西方的观点，短剑（Kris）是一种用来宰割或作战的武器。对于大多数爪哇人和峇厘人来说，印尼人拥有短剑的意义，不仅把它当作一件金属品而已。每把短剑里面隐藏着一则故事或神话；它是一件由精灵附托的祖先遗产；而且，至少每星期一次，必须致以端重的礼节，以示尊敬。短剑是一把寻常的武器。但是，短剑所蕴含的神话，为人的肉眼所见不到，只有主人才体会得到。

此外，爪哇的皮影戏或傀儡戏，不仅是一种民众娱乐而已。这类皮制的傀儡不只是拉线人（dalang，在幕后运作傀儡的导演）所操纵，以及在破旧时予以抛弃的东西。它们已经成为大多数爪哇人不可或缺的东西。直到现在，在中爪哇宫殿（Kraton）珍藏的古代傀儡，每年至少取出一次，以供洗浴。这是一种庄严的仪式，那些洗涤过傀儡的圣水，被视为富于魔力，人们将圣水浇在稻田，以祈求丰收。傀儡是真的，同样的，戏曲也是真的。但是，一连串的神话和神秘的实践，

却使陌生的西方人士感到迷惑。皮影戏在爪哇人的哲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。它是真实的东西，但也有神话的色彩。

在下列各篇章，你将从人民的风俗，传统和宗教信仰中，不仅限于爪哇人而已，发现许多介于神话和真实的景观。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，自然不能一一加以详述，本书的重点将放在较少为外界人士所罕见罕闻的事物，以及构成印尼六十巴仙人口的爪哇人，脑海里蕴含着思想和信仰。印尼文化的不同阶段的发展，是反映在显著的鸿沟：石器时代的西伊利安丹尼部落（Dhani tribe）的高迪加（Koteka）饰物，以及水准高超的爪哇文化，或米南加保现代文明之间的对照。

在印尼，特别是在爪哇，精神主义的沃土，吸收了各种宗教，然后陶铸成为具有本身独特面貌和特质的信仰和实践。没有一种事物是纯粹的，而正统不一定被视为美德。同样地，在印尼，没有一种事物是纯黑或纯白的。它常常是灰色的，而且具有不同色调的灰色。就以宗教的流传为例吧。在印尼群岛的沿海，诸如淡目（Demak）、实里汶（Cirebon）或阿齐（Aceh），这里的回教具有较强烈的阿拉伯影响，而且比较正统化，可能因为回教是通过马六甲海峡传播来的。在印尼的内地，这种色彩就逐渐轻淡，而且经历融化的过程，可能是受到该地强烈的兴都教和佛教的影响。这里的回教比较“爪哇化”并且注入爪哇信仰和传统的若干因素，以及兴都教的信仰。在内地的的大多数爪哇回教徒，都信仰司马尔（Semar），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（Mahabharata）中的丑陋、但却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丑角，成为爪哇的大伯公。他们都配戴戴着赋有精灵的短剑。他们又很崇敬祖先的坟墓，甚至向祖先的神灵求助。

同样地，在爪哇的许多地区，基督教亦已经“爪哇化”。我遇到一位印尼基督教徒，他相信玄道，并且遵循爪哇的传统和风俗。在正统的基督教徒眼中，他可能被视为不纯洁的基督教徒。譬如，杜如严（Toraja）的许多基督教徒，仍然遵循崖葬的古老风俗，并且在葬礼中宰牛以示庆祝。在日惹南部的一家天主教堂，演奏甘蓝（gamelan）音乐，代替了传统的风琴。善男信女用爪哇语演唱赞诗，配合着爪哇曲调的甘蓝音乐。附近还有一家柏蓝峇南（Prambahan）型的教堂，饰以两尊铜像，其中一尊是马都拉国王的形象，另一尊是阿裕那（Arjuna）的妻子，前者是摩诃婆罗多史诗中五名潘达华（Pandawa）英雄之一。国王被视为耶稣基督的化身，阿裕那的妻子则为玛利。一九四七年，在日惹的北部，一名基督教神父Senjaya of Muntilan被杀害。今天，许多基督教徒到他的坟墓去祈求神明的保佑。他的遗物，如

衬衣、鞋子和拖鞋，已经成为祖传物，被用来治疗病人。

在中爪哇，东爪哇和峇厘，湿婆和佛教已经融合成为一种叫做湿婆——佛教（Siva Buddhism）。现有成千上万名的湿婆·佛教徒。事实上，大多数峇厘人都是湿婆·佛教徒。每当举行宗教仪式，例如为寺庙举行净化仪式或火葬，都是由一名兴都教僧侣和佛教僧侣联合主持。

我在婆罗浮屠（Borobudur）寺庙遇到一位印尼官方响导，他自称为一名佛教徒和回教徒。他信仰穆罕默德和阿拉，但他又实施佛教方式的坐禅，以及佛教徒的生活方式，这种结合，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能想像的。

在亚洲的许多地方，一名佛教徒就是佛教徒，一名道教徒就是道教徒，而孔教徒就是孔教徒。但在爪哇，这三种宗教已经融合为一体，在福建方言叫做三教（Sam Kow）。在中爪哇三宝瓏的三宝公庙，你将见到佛教的象征，孔子的肖象，以及道教玄道的痕迹。这间寺庙是为了纪念郑和率领六十二艘宝船七下西洋而建立的。增加神秘气氛的是，郑和是一位回教徒太监。三宝公庙现在是由华裔的爪哇籍回教徒所掌理事务。

容忍和融合的精神，使得不同宗教之间的异族通婚，成为一件普遍的事。在印尼人的家庭，常常可以见到许多宗教和平共存的。我有一位居高官位的朋友，他是一名回教徒，他的妻子是天主教徒，他的子女，有的信仰回教，有的信仰天主教，其中一位甚至信仰心灵教（Kebatinan，爪哇本地的一种宗教运动），具有佛教的强烈气息。在印尼，没有人可以强迫别人去适应他的宗教。这种互敬的精神，使人人可以和谐地生活在一起。

爪哇人融合不同宗教信仰的精神，不仅局限于宗教而已。已故苏卡诺总统，本身是一位回教徒，却尝试综合民族主义，宗教和共产主义，成为印尼的建国哲学，叫做“纳沙共”（Nasakom）。虽然，观察家可能认为，这三位一体的政治——宗教的观念，在原则上基本的矛盾，但他还是尝试地加以推行。“纳沙共”终于触礁。它之所以失败，据某些爪哇领袖指出，并不在于这三位一体观念的矛盾性，而是其中一股力量企图用武力将它的意志强制他人接受。这就违背了印尼“异中求同”箴言的容忍精神。原则一旦遭受破坏，便失去了平衡，整个概念也就宣告崩溃了。

对于大多数印尼人来说，这是一个良好的教训，而“异中求同”的容忍精神，已经予以制度化。前任宗教事务部长穆迪·阿利教授（

Mukti Ali），本身是一位回教徒。他告诉我说，他的部门的一项任务，就是倡导和推行容忍精神，这在多元宗教，多元文化和多元种族的印尼社会，确是生存与和谐的必备条件。他说，他的部门正在安排跟各宗教领袖举行定期对话，以寻求容忍精神的共同基础。

“异中求同”的口号，可以跟生物学名词“相依共生”（Symbiosis）相提并论，后者是指“互赖以求生存”，比较通俗的日常用语是：“自己生存，亦让别人生存”。印尼情报部长玛苏里（Mashuri）先生，曾将印尼的生活方式，形容为东方在人类社会上的相依共生观念，以对抗西方的“适者生存”观念。一天，他对我解释两种观念的基本歧异理论。他认为，“相依共生”的方法是视人为整个人类社会的互赖成份，其生存是有赖于互助，以寻求共同的利益。另一方面，西方的“适者生存”理论，将人视为不同的，敌对性的单位。他们的目的是要消灭对方，以便争取生存，正如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小虾一样。基于这个观念，强者企图支配弱者，并把他们的意志强加在弱者之上。据玛苏里先生的说法，这是人类社会的各种麻烦的根源。除非人们学习如何和平共存，摒弃“适者生存”的观念，世界将永远充满着紧张，混乱和摩擦。“纳沙共”意识型态的失败，可以解释为“相依共生”精神和“适者生存”精神的冲突。“纳沙共”的其中一个主义企图用“适者生存”的理论种植在印尼的土地上，但却遭遇失败，因为在传统上，这块土地已经充满着“异中求同”的精神。

“纳沙共”意识型态遭遇失败以后，印尼决心恢复“班察西拉”（Pancasila，即五大原则）的哲学。这是苏卡诺总统所创立，在新秩序下重获强调。事实上，这个哲学是颁布于一九四五年印尼革命的初期，而被“印尼独立筹备理事会”（Investigating Bod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Indonesian Independence）所具体化。现政府竭力发扬这个建国哲学，它包含五项原则：信仰一个上帝，人道，人民的主权，社会正义和民主。六名将领和一名兵士被谋杀，并被弃置于鳄鱼洞（Lubang Buaya）的那天，成为官方指定的“班察西拉日”。因此，每年的十月一日（一九六五年九月卅日流产政变的翌日），规定为全国哀悼的日子。

为发扬一九四五年的革命和独立斗争的精神，当局在安葬民族英雄的加里咨达（Kalibata），设立一座“班察西拉纪念碑”。这个纪念碑是由五根柱塔构成，代表着“班察西拉”五项原则。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一日，由苏哈多总统主持揭幕礼。这个纪念碑是为了纪念印尼的百万名无名兵士，他们为独立斗争而牺牲宝贵的生命。当最后一

位无名兵士的遗体，从泗水的坟墓挖掘出来，安葬在纪念碑的地下铺道，当局还举行正式的安葬典礼。在苏哈多总统的主持下，这个仪式是多么的庄严肃穆，莅场观礼的还有国内外的显要人物。

没有人晓得这个安葬于“班察西拉”纪念碑的兵士是谁，他代表了全体无名兵士。没有人知道他信仰什么宗教，或属于那个民族。在容忍精神的照耀下，安葬仪式顺利地进行了。最重要的是，对于死者灵魂的尊敬，以及把纪念碑成为下一代人灵感的泉源，在印尼民族和人民福利的发展中，永远保持革命的热忱。

“班察西拉民主”的第一项原则是“信仰一个上帝”。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，宗教在人民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。印尼人民相信上帝的存在，不论是佛陀、耶稣或穆罕默德的形象。不论他们是基督教徒、佛教徒、兴都教徒、回教徒、儒教徒或道教徒，他们都要相信一个上帝。无神论者是没有容身之地，因为他可能被视为共产党。

印尼人的宗教信仰虽然歧异，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点：祖先崇拜。这种祖先崇拜的传统，自石器时代至今，即已存在。在西伊利安的哇米那（Wamena），丹尼人仍祭拜蹲踞的祖先干尸。苏门达腊北部峇达人（Batak）建立宝塔型的纪念碑，以珍藏他们祖先的骨灰，正如传统的信仰儒教的华人，每年清明节必到祖先坟墓去扫墓一样。南西里伯斯（Celebes）北部的杜如严人，将祖先的遗体埋葬于石崖之间，并设盛大飧宴，把灵魂送上西天。峇厘人在庙宇里设立安奉祖先的祠堂，每届祖先的诞辰，必祈求祖先灵魂来参加宴餐。西瓜哇的峇堆人（Baduis），东爪哇的登克尔人（Tenggerese），以及近打马尼谷（Kintamani Valley）外的一个孤立山谷的杜如严人，都以不同的方式来崇拜他们的祖先。在中爪哇，爪哇人到祖先的坟墓去表示敬意，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。祖先崇拜已经成为印尼传统文化的一种共同特点。这也是大部分亚洲文化的特质。

一般印尼人都相信灵魂的存在。他们认为，死亡并不意味着人生的结束，世上仍有灵魂这种东西，或者你可以称之为超意识，这可以通过训练到家的行玄者加以接触。这种观念并不是新奇的，因为在每种领域的智识，最伟大的发现都是渊源于天才的灵感。通过灵感，他们可以看到他人所见不到的事物，虽然有时只是惊鸿一瞥。通过灵感，他们观察到各种表面上孤立现象的关系，这是他人所见不到的。通过灵感，他们获取了其他途径所得不到的知识。灵感的潜在力，显然是外来的，是天赋的，是来自自我以外的一种启示。处于被动状态的思想，常常作出突然的跃进。以前隐藏着的意识，现已融合和建立起其形态。在下列各篇章，列举许多例子，说明跟超意识接触的实践，

它通常是指神明，灵魂或其他不同的名称。爪哇的行玄者甚至跟他们的领袖或祖先的灵魂接触。

大多数的印尼人民，特别是爪哇人，他们的这种心理结构，对具有西方思想的人士来说，是很难理解的。你可以称之为玄道或迷信，但是，如果你要更好地了解印尼社会，就须明了印尼人的思想意识。缺乏这方面的了解，好象盲人在黑暗中摸索似的。

“行玄者”（mystic）这个字，并不是东方人的发明品。它是起源于希腊的玄道，虽然早在希腊人以前，东方已有许多不同名称的这类事物。一个行玄者是指引入这些玄术活动，从而获取神圣事物的奥秘知识，然后在来世中再投胎者。行玄的目的是要冲破世界的历史和时间的境介，进入空无和永恒。玄道是植根于各宗教的资源，以及多数哲学、诗歌、艺术和音乐的灵感，它是一种超然的意识。行玄的经验或推测，不只局限于一种宗教而已。单单在基督教，许多人自称具有行玄的经验。天主教的行玄者，诸如 St. Teresa 和 St. John of the Cross, the Venerable Augustine Baker, St. Francois de Sales, Madam Gyan 和 Father Pierre Caussade，这只不过是些例子，他们都被视为行玄者。由于基督教是在较晚时期传入印尼，直到荷兰殖民统治期间，才告盛行，所以在世界的这个角落，基督教的玄道并无多大影响。因此，印尼的多数玄道是产生于兴都教和佛教。Sufism 和甚至中国道教，亦在印尼的精神土壤遗留下痕迹。在今天，我们可以容易地在日惹的书店找到“道德经”的印尼文译本。

我到印尼来是为促进我国和伟大邻国的更佳了解。为了负起这项使命，首先，对于印尼及其人民的生活方式，应有更深入了解。今日的世界对于每个人发出的挑战，就是了解彼此的文化。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缩短了世界的距离。通过广播、电视、旅游业，外交关系和技术援助计划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，已经变得更为容易和频繁。过去殖民统治所遗留下来的西方物质主义的生活观念，它所发挥的影响力，使得东南亚人民自认为他们是相同的。很少人感觉到，虽然人民穿大衣和结领带，用刀叉来进食，以及讲同样的语言，如英语、法语或荷语，但在他们的脑海里，却潜伏着一千个分裂着他们的不同的阴影。这亦可用来说明同一个国家的情况。现代工艺并不足以处理文化的歧异。派遣到发展中国家的专家，对于控制人口，增加粮食生产，或建立现代工厂等事项，提供咨询服务，但他们并不明白，所要解决的难题是植根于外国的生活方式。旅游指南一类的书籍，只告诉旅客参观什么纪念碑，以及购买什么物品，但却忽略介绍他们在海外所面临的

生活方式。不同文化的人民生活在一起，如对于各自的文化和价值意识，缺乏足够的认识，必将造成危险，特别将影响那些决策者。

本书的目标旨在协助读者了解印尼人民，他们不仅是世界上资源最富饶的国家之一，而且拥有丰富，多样化的文化遗产。我并不打算写成学术性的专书。有时候我从不畏惧地将自己对于某些事物的个人印象反映出来。我亦不逃避地考察纯粹基于个人的关系。我有意地采用新闻记者的笔法，将我的见闻撰写出来。我感觉到，学者专家在阅读本书时，可能发现某种偏差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能避免的。例如，我并没有接触到印尼政府在新秩序下推行工业化的迅速进展。

坦白来说，当我在一九七〇年以新加坡大使的身分重访椰嘉达时，这个城市的进展使我深感惊奇。我是在一九五五年首次访问椰嘉达，当时我是以新闻记者的身分出席万隆亚非会议。印尼将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。现代的西方工艺可能改变印尼各市镇的面貌和形象，成为经济繁荣，工业污化，充斥摩天楼和交通阻塞的繁忙都市。西方的影响可能改变印尼的面貌，并且令它呈现西方的色彩。但我怀疑，它是否将会深入印尼人民的心灵深处。因为，我敢于预测，他们仍将保持为印尼人。日本人仍保持为日本人，并且固守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，虽然他们在现代化方面获取重大成就。这是在现代工艺进展和传统价值之间维持平衡的问题。印尼人的基本哲学，是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之间的寻求平衡。近数年来，对于印尼局势的观察，使我深信，即使西方工艺已经配合国家的工业发展，印尼人将象日本人一样，继续保持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，风俗和信仰。

这是另一个理由，为什么我们必须对于印尼人民的社会文化和精神背景，具有较好的了解。我诚恳地希望，这部书能在这一方面尽一点棉力。



一 印尼的山水

“回来吧！狄薇·斯兰根(Dewi Srengenge)！
一个王国在等待着妳！妳将会恢复美貌，而长
生不老”。这是从水底发出的声音，诱惑着将
成为印度洋女皇的公主。

印度尼西亚是艺术家和作家的天堂。它本身的山水，就是玄道，文化，宗教和神话的宝藏。同样的一座山，对于不同的人士，蕴含着不同的意义。画家视它为美丽的山水，作家有一段故事要叙述；对于行玄者来说，它提供了冥想的宁静气氛。同样的，河流、湖泊和印度洋澎湃的浪涛（印尼的地理书籍称为印尼洋Indonesian Ocean）给予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灵感。一个山洞，一条瀑布，一株榕树，或甚至一块神秘的石头，都含有一段故事。因此，印尼境内的山水，充满着丰富的传说。

某些传说只是幻想的，另一些是关于人类或动物，以及它们在宇宙间的地位。有时，人类被赋予超然的力量。有的传说则充满道德的意义。它们牵涉到爱、恨、怀疑、嫉妒或贪婪的情感，这些通常发生在父子、夫妻或婆媳之间。这些传说构成印尼的一部分文化遗产，一代一代地由口头流传下来。每当家庭成员团聚或村民集会的场合，父老们常常向好奇的儿童们讲述这些故事。这些故事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是很深切的。

这里，我要讲述四则传说，都与印尼相当特殊和令人崇敬的名胜有关：印度洋，当古万柏拉务(Tangkuban Prah)火山，万幼旺宜(Banyuwangi)河和多峇(Toba)湖。通过介绍印尼山水的精神和文化的含义，印度洋女皇的传说，解释了女皇跟日惹和苏拉加达(Surakarta 又称为梭罗)皇室的

关系。这个传说现在还影响许多人的思想。印尼是一个火山的国度，凡是到西瓜哇的旅客，对于那美丽城市万隆附近的当古万柏拉务火山（意思是复舟之火山）都不会失之交臂。如果他能通晓历史和地方的传说，一定会增加乐趣。有时，一则传说甚至足以反映这个地区人民思想和感情。

从爪哇东部尖端到峇里，要渡过一条河，称为万幼旺宜河（意思是香水之河）。当人们渡过香水之河，难道不会想知道这个名称的起源吗？位于苏门答腊北部的多峇湖，已经逐渐成为旅游胜地。但很少人知道，当地居民仍然相信，这个湖是由龙后（又称为Baru Saniang Naga）所统治。这个传说警惕世人不可食言。

在印尼，特别是在爪哇，很少人没有听过罗乐·基都尔(Lara Kidul)。罗乐·基都尔女皇不只是一则传说，对于大多数爪哇人来说，她是一个真实人物。她居住在爪哇南部的海上，从沙穆特拉(Samudra)海滨，我看到传闻罗乐·基都尔女皇居住的怒海。环绕着海岸线的奇兀石崖，茂盛的草木，都是艺术家眼中所饱赏的美景。海洋的绵绵细语，波浪起伏的呼啸，偶然被巨鸟的尖叫声所参杂，给作曲家带来了无限的灵感。这些都充满着紧张和神秘的气氛，对那些知道罗乐·基都尔女皇传说的人们来说，应该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。

罗乐·基都尔婚前姓氏是狄薇·斯兰根，或宋·美兰(Sun Maiden)。她的美貌倾城倾国，中爪哇的班尤玛斯(Banyumas)国王，一见钟情，当场坠入爱河中，并立刻娶她作妻子。这引起了另一名妻子狄薇·甘达蒂(Dewi Kundati)的嫉妒。她雇用一名巫师，以法术将狄薇·斯兰根容貌变成又丑陋又可怕。狄薇·斯兰根感到悲伤无穷，暗地里离开了国王。她在漂泊徘徊时，遇到一位善良的老人。他同情她的遭遇，将她的不幸禀告国王。国王马上将狄薇·甘达蒂和巫师判处死刑。但是，没有人可以恢复狄薇·斯兰根的美貌。她伤心地从一乡村漂泊到另一个乡村，最后抵达靠近苏门达腊的海滨。忽然，她听到一阵声音在叫喊着：“回来吧！狄薇·斯兰根！一个王国在等待着妳！妳将会恢复美貌，而长生不老！”由于受到这一阵叫喊声的诱惑，狄薇·斯兰根便投入海里。从此以后，她便被称为罗乐·基都尔，印度洋的女皇。

罗乐·基都尔有一个可爱的妹妹，一直在寻找着她。不久，她找到罗乐·基都尔投海的地点。她感到非常悲痛，就站在那儿哭泣起来。忽然，传来一阵声音叫道：“如果妳要跟妳的姐姐团聚，妳需要一条鱼尾！”因此，基

都尔的妹妹便变成一条美人鱼。她游入海里，跟她的姐姐在水宫里团聚一起。

这个传说也解释了一个名叫 *air mata dujung*（意思是渴望地流泪）美人鱼的起源。现在有一种叫做 *ikan duyung* 的鱼，看来好象在流泪的样子。

然而，罗乐·基都尔的故事并非到此就完结。据说，马打蓝（*Mataram*）帝国的国王斯诺巴帝（*Senopati*），有一次到南部海滨去坐坛。罗乐·基都尔获悉，出现于国王前面。这就发展为一段罗曼蒂克的传说。国王马上被她的美貌所迷惑，不禁堕入情网，终于娶她为妻子。这就建立了罗乐·基都尔女皇和马打蓝皇室的关系。另一则比较单调的说法是，罗乐·基都尔答应帮助斯诺巴帝国王和他的皇族后裔，吩咐如果他们以后需要她帮忙的话，她将随时效劳。

罗乐·基都尔女皇和马打蓝国王的结合，所造成的精神意义，可以从每年在海滨举行的拉布罕（*Labuhan*）仪式看出来。这项仪式是在佐惹苏丹（*Sultan of Jogja*）诞辰后一日举行，目的在对罗乐·基都尔表示敬意，并希望她保佑苏丹、皇室和人民。祭品是从苏丹的皇宫带到面向印度洋的南部海滨巴良苏莫（*Parangsumo*）。这些祭品包括钱款、花瓣以及女性的服装如峇迪围巾和布料；此外，还有从苏丹头发所剪下的发丝和指甲。所有祭品必须在凌晨送到乌柏（*Opak*）河西岸的克里德（*Kretek*）村，然后渡过河，再送到海边的巴良特立迪斯（*Parangtritis*）村。据说这是十六世纪马打蓝国王斯诺巴帝邂逅罗乐·基都尔的地点。这些祭品被置放在竹筏上，由宫廷官员护送出海。在群众的目送中，竹筏在汹涌的波涛中颠簸着，最后被冲荡到海滨，观众们便争先恐后地前去检拾。苏丹的发丝和指甲则埋在海滨的指定地点。但观众们也前去挖掘，当作神圣的纪念品加以保存。

一九七一年六月廿一日，为庆祝苏丹哈孟古武沃诺九世（*Sultan Hamengkubuwono IX*，前任印尼共和国副总统）六十一岁诞辰，曾经举行这项仪式。他所呈献的祭品包括公主的全套服装——一件沙笼，一件短上衣（卡客雅），一条围巾和一把伞子，并加上若干食物。有些人准备付出高价购买这些从海里寻获的服装或其他祭品，如果寻获者愿意出让的话。一般人相信，如能拥有上述的祭品，可以在物质和精神上带来好运。

在今日，有关罗乐·基都尔女皇的传说，仍然构成当地传统和信仰的一部分。当一名游泳者在西瓜哇的拉布罕·拉督（*Labuhan Ratu*）的沙穆特拉（*Samudra*）海滨被海浪冲走，当地民间传说便称是被女皇招为伴侣。凡